

老字号名扬四海



芝罘挽歌

安家正

烟台曾有过众多的药店，京沪著名的老字号药店差不多都在烟台开设分号。上个世纪30年代仅在北大街上就有一串药店：中和药房、同仁堂药房、宏仁堂药房、福庆堂药房、桂山药房、同春堂药房、成生堂药房、同济堂药房……这些药房有共同的特色：门头清一色的古典风味，两边廊柱上均是烫金对联，吹捧这里的丸膏丹散。进门必有一张八仙桌

子，桌后墙上必挂一幅中堂，概不例外的都是宋徽宗赵佶画的鹰。宋徽宗擅长画鹰，却令北宋灭亡，死于异国他乡，死后也不得安宁，当时药店里“无鹰不徽宗”。

很有文化品味的是桌边的坐堂医生，他们完全区别于游方郎中，是与药店共存亡的专业人员。他们一般不出诊，候客上门，当场开方，病人就店抓药；通常不会一剂即愈，所以药店的声音全靠他们的医术。当然，他们中的佼佼者就靠着患者“传名”，名气大了，也就不再终日在店里候着了，只把名字写在店中，成为药店的金字招牌。他们不时出诊，到达官贵人府邸去施医，出诊费至少是五块大洋，而他们常常是豪门的座上客。

生生堂是烟台最有名的老字号药店，拥有好几位驰名中医，其中一位杏林高手，对老年疾患每次开方，只有六味，不似庸医一张药单上列有三十多味，靠“配伍”求太平，很为市井所推崇。

生生堂的药品质量，真的百分之百可靠。有一次，生生堂的店员廉价采购了犀牛角，被掌柜的当众烧毁，并告诫说：“买这样的贵重药材，别不舍得花钱。图便宜，质量必定偏低。这批货色，打眼一看就不值钱，若是以后用到人身上，治不好病，可就砸了生生堂的品牌子。今天卖了一次不治病的药，日后再卖真药也没人相信，伤人毁己的损失不是钱能相抵的。千万记住，天底下只有治不好病的药，没有病人

买不起的药。”

更令人推崇的是他们的服务态度。生生堂号称“一辈子不停业”，除夕之夜都安排店员值班，发生急诊绝不耽误抓药。他们还发明了“代客煎药”，传得很神。同样的药方让生生堂代煎，药效可以倍之，该两个月才能治好的病，一个月即可痊愈。药方毫无差异，但生生堂煎出的药汤迥异，屡试不爽。生生堂里就终日弥漫着药香了。

后来，他们家一个被辞退的伙计泄露了秘密，原来他们用的水是塔山上“龙脉”的水，而且是凌晨的。此说真伪莫辨，但塔山水却立即身价百倍。渴望长寿的老人提桶携瓶前往取水，却忘了生生堂善于济人的精神。

家乡的谜语

王学礼

家乡的谜语音韵顺口，字句清浅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我生在农村，从小猜着爷爷的谜语长大，确实有“大人一提，小孩子想东想西，要是想起来，快乐有趣”的感触。这里，从众多的家乡谜语中选择几则，供大家欣赏。

- 1、老大衣裳七八套，老二身上挂镰刀；老三长着红脑袋，老四开花结蟠桃。（猜四种农作物）
- 2、拿着刀，扛着锯，出溜出溜上树去。
- 3、南海来个软大姐，没有骨头没有血。
- 4、狗不咬，鸡不亲，浑身上下是钢针。
- 5、青石板，石板青，青石板上钉银钉。
- 6、银钩子，古铜钱，晚上没云天天见。
- 7、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树摇头，花鞠躬。
- 8、大街上，有盘磨，谁也不敢去坐。
- 9、八只脚，两个头，一个笑，一个愁。
- 10、不打雷，不打闪，下雨只有两三点。
- 11、千条线，万条线，数不清，剪不断，落到河中看不见。

如今我当了教师，课余时间经常出谜语给学生猜。有一次课内阅读，学生又要求我出谜语猜。我出了旧时的一段：“道士腰中两眼，和尚口里含金，虽然是平常两个字……”我边在黑板上板书“平常”，边说：“也不知难坏了多少有文化的人。”教室里静得出奇，同学们都坐在那里积极思考答案。一会儿，有个同学喊着“报告！”美滋滋地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答案在黑板上。”全班同学顿时恍然大悟，抬起头来“啊”地一声，教室里一片笑声。

（谜底：1、玉米、豆子、高粱、棉花 2、螳螂 3、海蜇 4、刺猬 5、星星 6、月亮 7、风 8、井 9、猫捉老鼠 10、小孩哭 11、雨）



闲话扇子家族

翟在科

小区楼下坐着些老人乘凉，他们手中都摇着一把蒲扇。而这蒲扇让我想起了不少往事。

小时候，农家打麦子的场院里，暑热难熬的晚上，都坐着一堆堆纳凉的人。闲聊的多是爷们儿，妇女们也不闲着，她们点着萤火似的小油灯，借着微弱的亮光编制麦秸辫子（当地叫拍辫子）。爷们儿手里多摇晃着蒲扇，少数人也挥动着就地取材，自己动手编制的麦秸扇。蒲扇是南方的产物，拥有要花钱的，麦秸扇却可以节省本来就不太宽裕的零花钱。

农家人虽然艰难，但也洋溢着智慧，一把扇子能开发出多种用途，如生火、熬药、驱蚊，还可以遮阳、挡雨、当坐垫，有时也当托盘，盛着吃剩的瓜子皮之类，有时也当“巴掌”：当大人们闲聊到兴奋时，如果有几个孩子在人堆里钻来钻去捉迷藏，干扰了现场，有的人就佯装生气，把蒲扇当作“巴掌”，朝孩子们的屁股上，噗噗噗拍打几下。“锄禾日当午”时，蒲扇也别有用处，有人汗水湿透衣背，衣服黏贴在脊梁上，很不舒服，就把蒲扇别在后背的衣服里面，让蒲扇来隔汗。

上小学时，有个同学口中念道：“扇子有风，在我手中，有人来借，等到秋冬。”顺口溜押韵有趣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未一句，后来又见到不同版本，如“不中不中”、“待到立冬”、“等到天冷”等。近来，又见到儿歌：“扇扇有凉风，天天在手中，年年五六月，夜夜打蚊虫。”如果此歌在少儿睡前轻唱，那是绝好的摇篮曲。

扇子种类，由于分类的角

度不同，名目繁多，千姿百态。如果从形状上分，有折扇、团扇、梯形扇、葫芦形扇等等；如果从质料上分，有纸扇、木扇、绢扇、羽扇、蒲扇、麦秸扇、塑料扇等等；如果从用途上分，有日用扇、舞蹈扇、仪仗扇、工艺扇等等。

折扇多用纸做扇面，由于洁白，文人墨客便在上面舞文弄墨，题诗作画。折扇开合随意，携带方便，又有艺术成分，多是文人的伴侣。说相声、玩魔术，也用它做道具。传说，东晋时期，一位卖扇子的老妇人，生意冷淡，愁容满面，大书法家王羲之，产生惻隐之心，即兴在扇子上题字，老夫人的扇子，很快成了抢手货。

团扇，有“团团如圆月”之意，用料又多以洁白的细绢，扇面上也可以加工精美的图案，所以显得别致、华丽、轻巧，有兴趣，多为闺房小姐青睐。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，轻摇着它，很是得体，有品位。

蒲扇，出自原野，乡土气浓，有草根性。它开始泛着绿意，散发清香，风吹日晒后，便呈现笋黄色。那鬼斧神工的皱褶，均匀地向外辐射着，令人叫绝。扇柄从不会折断，非常硬朗顺手，整个形状，略似心脏。它的市场在农村，城市退休市民也把它作为朋友。它不愿意接近青年人，但特别喜欢舞台上那个脸上长一颗黑痣的媒婆。它也是济公活佛的宠物，哪怕它伤残破损，济公也爱不释手。

“羽扇纶巾”，这是苏东坡“大江东去”中周瑜的形象，当时周郎“英姿勃发”，霸气盖世，又儒雅多谋，风流倜傥，那羽扇给周瑜的威武增添了从容，戏剧中的诸葛亮，更是手不离长长的鹅毛扇。那扇子是他智慧和谋略的象征。他的神

机妙算，似乎都贮藏在那扇子

里，他摇动摇动，计谋便涌上心头。我女儿在做山湖工作。微山湖里欢乐着无数水禽，当地的能工巧匠利用水禽的尾羽制作了精美的羽扇，成为地方特产。女儿“回家看看”时，经常带回来几把。我赠给友人，友人乐滋滋的，扇动两下，那神态，他俨然就成了诸葛亮。

我老妻有几把舞蹈扇，前些年曾到烟台学习扇子舞。回到单位，再教给众姐妹，然后在新年晚会上表演，很赢得些掌声，她被戏称为二道贩子。舞蹈扇是彩色的，扇骨一尺多长，扇面上头附着柔軟的绸子边，叫做“甩头”。舞动起来，飘飘忽忽，很有美感。我妻还有一把太极功夫扇，太极扇扇面是红色的绸子，扇长一尺。这项运动，融太极拳、太极剑、舞蹈于一身，刚柔相济。打太极扇多穿红色的练功服，一招一式中，常常有“噗噗”开扇亮扇的动作。那时火红的衣服、火红的扇子、一片红色的海洋，蔚为壮观。

扇子家族中，还有几种超级巨星。孙悟空扛着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是其一，不过这是神话；舞台上皇帝佬身后常竖着大型的扇子，那叫仪仗扇。这两种扇子，进了百姓家。现实中，扇子的“巨无霸”是挂扇，挂扇属于工艺扇。我家客厅里就悬挂着一把。扇骨一米长，展开就成为庞然大物。扇面呈土黄色，画着九朵各具神态的牡丹和四只栩栩如生的彩蝶，很像一幅古老的工笔画。邻居家客厅里都装饰着巨幅印刷的大照片，时髦成为一种模式。我的孩子，给我送来挂扇，再搭配上对联，这使我的客厅，独辟蹊径，别具一格。

蒙眼儿

宋长春

蒙眼儿，是莱州东南山区的一句土话，专用于一些民间游戏赛后惩罚输方的一种活动。蒙眼儿，主要用于打黍、打瓦、趋方等游戏。这些游戏，集娱乐健身于一体，曾是上世纪70年代前东南山区闲暇时节的主要活动方式，风靡一方，妇孺老幼皆会。特别是最后惩罚输方而进行的蒙眼活动，将整个游戏推向高潮。

那个年代没电视，更别说网络了，广播喇叭也是每天三次定时定量播出，拥有一台半导体那是小康家庭。于是，人们就尽情地享受祖辈流传下来的各种游戏消磨时光。

到蒙眼儿这项活动时，街上欢呼雀跃，人声鼎沸，人们都想一睹输方被惩罚的狼狈相。赢方给输方指定触摸物，例如墙上标语的某个字，或张家的拴牛桩，或李家猪圈的粪叉口。输方人员轮流蒙眼，蒙眼的东西就用输者的围巾或帽子，由赢方给捆扎好，检验无误后放行，任由输者自由触摸。这个时候，被蒙眼者的行走路线，有人指导，有人误导，还有人在起哄干扰，现场像唱大戏。被蒙眼者被搞得晕头转向，不是偏离方向，就是摸错地方。更有些恶作剧者，把被蒙眼者扳着脖子转几圈，导致反其道而行之。

这些游戏，我童年时没少玩。记忆中，最深刻的一次是我10岁那年。我们玩打黍，同玩的几个孩子都比我大几岁。天快黑时，我们这一组输了，就惩罚蒙眼儿。我们这组的头儿牢靠说：“大军最小，让他先蒙。摸完了早点回家。”赢方说：“行，就摸大队办公室墙上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’的‘无’吧。”我听了很感动，瞅了瞅那个“无”，有五十来步，没犹豫，摘下棉帽子就让人把眼睛给蒙上了。

开始摸时，还听到有人在指点。没人声了也没在意，我还在很认真地伸着两手向前试探着摸。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还没摸到墙。我知道，摸到墙了，同伴就会指点了。可是墙在哪？怎么一直摸不到。我没气馁放弃，仍然执着地摸。

“大军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娘的声音。“蒙眼儿，摸字。”“谁叫你摸的？”“牢靠他们。”“傻蛋！”娘打了我头一巴掌。我摘下棉帽子，天黑乎乎的，已经看不清人了，哪还有牢靠他们，早不知什么时候偷偷溜了。我傻愣愣地看着娘，哭了，不是被娘打的，是被愚弄的。我已经偏离了那堵墙，摸到了很远的小河边，差点就撞到河边的影壁上。不过，这毕竟是孩童之间的恶作剧而已，忌恨过后还是好朋友，留在心中的仍然是对蒙眼儿的怀念和那段快乐时光的思恋。

当你输掉游戏被蒙眼时，那是一种快乐。因为有观众，有喝彩；因为你充满信心，认为自己一定能完成任务。当你蒙眼后被愚弄了，那只是暂时的懊恼，你下次还会接受这种活动。因为，你可以吃一堑长一智。

当你蒙住眼睛想到盲人时，那是一个多么痛苦可怕的境地。看不到精彩的故事，看不到绚烂的色彩，不能自主地行动，不能随心所欲。残疾人真不容易，不尊重他们能对得起良心么？当明眼人在不蒙眼时，有许多人照样被蒙蔽，被洗脑，不听劝阻，死不悔改。我想到了一句古人的诗，叫：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。这个现象比蒙眼儿危险百倍，而且没什么快乐可言。现在，蒙眼儿的活动已经没了，盲人骑瞎马的故事一直有人上演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（含各县市区）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，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，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，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稿件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：18653588630
投稿邮箱：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邮箱：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
邮编：264003